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九

北齊王紘字師羅為奉朝請須為文宣所知待帝常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

弟舍樂既死爾何為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刄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冐危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

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兼侍中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引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名德政歔不從又進言曰前諫陛下道我尋休

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

後周柳慶為尚書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柰何殺之因而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諍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

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𡨥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
樂運爲京兆丞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曰除帝及六宮
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喪自天子達庶人先王制禮
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喪期既
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
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復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
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帝既昏暴
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内史御正職在

弼諧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
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已心
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共之二
曰内作色荒古人重戒大尊初臨四海恵德未洽先搜
天下美女用實後宫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輙嫁貴賤
同惡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女勿
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幾不理
天下壅蔽大尊比來一入後宫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

附内竪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垂拱高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異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罸無定制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尋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斯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

永請遵經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斵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喪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義志豈其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謹之

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容失身義無假手脫有殊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寧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宜無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而獲福今立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循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

戮之內史元巖救之獲免

元巖爲內史大夫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獲免

隋王誼自高祖為丞相以誼為行軍元帥開皇初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帝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耻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

劉行本開皇初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

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長孫平開皇中為兵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毁朝廷為憒憒者高祖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志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寛裕之德鄙諺曰不痴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帝於是赦紹因敕群

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梁毗為大理卿位上開府時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福臣之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沐榮枯由其脣吻廢興俟其指麾所思皆非忠讜所進皆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非福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
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億說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監
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
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
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
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
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

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疎
庾質為太史令大業八年煬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
至臨榆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
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尅否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
可尅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
此豈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慮損軍威臣猶
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受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
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難行可住此也及

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立感擾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帝大懼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於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

以挫其鋭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及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在斟酌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蓋黙然不敢對

趙才為右衛大將軍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亂離恐為社稷之慮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盗賊蜂起禁令不行

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
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
唐孫伏伽高祖武德元年爲萬年縣法曹以三事上諫
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諍
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
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
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
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欲

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户口減耗盜賊日滋而
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煬帝脩嚴父之
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動
揺者乎所以前朝好為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為天下誘
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
旋踵大位遂定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
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

順四時不可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輙獻
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又聞相國叅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
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
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
願陛下察臣愚心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
正聲有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
官司於人間借女婦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

擬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孫謀為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日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故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道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亡在其所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德義之

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雖穆及好奢華馳騁獵射專作博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馳驅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為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之人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為皇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拜伏伽中書侍郎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

傳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濵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也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而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復配遷之此是陛下自遣天心欲遣

下人莫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内人誰無罪故書云殲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犬吠堯吠非其主在東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亡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無罪人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

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均為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臣愚見世充建徳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

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只是少年諸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

褚亮武德初為秦王文學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一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鑾而藉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翫罝罘之樂發雕弓而追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

覲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揮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奔赴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乖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敎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切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慮疏奏高祖納之

唐儉貞觀初自天策府長史遷民部尚書從幸雒陽苑

射猛獸俄見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突及馬鐙俄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

蘇世長武德中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諫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

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郿縣多失戸口是後下詔將武功較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仍於其地又更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俱損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姦詭疑煬帝乎對曰臣

實不知但見瓊宮瑶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嘗陪侍見陛下宅纔蔽風霜當于彼時亦以為足今自隋之後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為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既有天下而於隋宫之内又加雕飾欲撥其亂而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李綱為禮部尚書武德中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綱諫曰禮均工樂胥不得預

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觧衣服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為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仕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曰我已授之不可追矣

張行成為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豈不能恣情慾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正為蒼生爾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行之成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列實兼將相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輙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

魏徵武德末為諫議大夫太宗即位數引入卧内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常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七年代王珪為侍中

臣欽若等曰魏徵自為秘書監參預朝政侍中事具宰輔諫諍門

是年遜位拜特進知

門下省事十一年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

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彊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

謂之爲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義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葢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此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

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跡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衰之所在亦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内懐姦宄承顔順旨其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而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

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有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盡忠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爼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

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饋間倫曰鼓之得失間倫知之請勿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

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賞而明罸則小人絶其邪君子自彊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罸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答之太宗甞嫌上封事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

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衆則有益於陛下若無衆亦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戴胄為兵部尚書貞觀二年太宗將修雒陽胄諫曰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强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尚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止户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杖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役既盡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

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
頓修營恐傷勞擾帝嘉之
張玄素為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雒陽宮乾陽殿
以備巡幸玄素上書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
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世及其子而亡良由逞
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
可以親恃唯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
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

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𮜿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㫖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

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雒陽婁
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
不如關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
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
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
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若用木
輪即便大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
别齎鐵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二三十里畧計一柱已用

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餘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勑大殿高明並宜焚毀陛下以几木可用不宜焚灼請別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節是隋役復興

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帝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雒陽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又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修宜即停之

馬周為監察御史貞觀六年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而未嘗不廢卷長思想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何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瞻省無階答

謝輙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㫖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

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慼而欲即見陛下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敕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開衆惑臣又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邸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裔嫡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

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彊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又

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唯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世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物特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

為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皁雜類甞樂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從

幸雒陽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至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但

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禮節於心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絶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旣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

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幷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有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敗成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

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㪷米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雒口倉

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雒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家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彊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

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採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頼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

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卽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晋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卽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

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别優賜曽無紀極里語云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必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徳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

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出外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彊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任更輕其材堪宰莅以徳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

虞世南為秘書監貞觀九年詔獻陵制度准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敝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言光顯珍寶

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貽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長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

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也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

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遠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

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
玉邪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
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
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皆減少事竟之日
刻石於陵側明立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
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
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三十六日已
依霸陵今為墳隴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

古今為久遠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長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矣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曰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興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常

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承順天道殺伐將欲躬推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物敢忘斯義且彫狐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

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

姚思廉為散騎常侍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嘉言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煩劇故非清好遊幸甚嘉卿意賜帛五十匹

劉仁軌為樂陽縣丞貞觀十四年太宗欲幸同州較獵

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畫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宜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祗供頓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丁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十

唐褚遂良為起居郎貞觀十五年詔有事泰山先幸雒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雒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

代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諌議大夫太宗每月給魏王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遂良上疏諌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

下功超邈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幾或未盡善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死宣帝以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

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敎之以謙儉又勸之以
文學惟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納其言遂良後爲太子
賔客時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
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
文王許枯骨而不遠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陁曩歲廼
一斥候耳值神兵北指蕩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
陛下加兵諸外而恩起於内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

璽書皷纛立為可汗其懐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飱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洪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於時百僚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㑹畢亦各有言咸以為陛下欲得百姓安寜不欲邉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

惜兹聲聽君子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者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土以主無信而懐慙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

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息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筭中國繫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陁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懐之以德為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擁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

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滋含育而常嗔絶域有意遠藩非偃武興文之道非止戈為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討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殺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國

畏威懾伏為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旣渡遼指期尅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興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矢謀由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

三韓懼其遺悔翼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
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絶域若身外臣近
於坐下伏奉口勑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
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
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
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反掌夫聖人
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
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勵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

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
陛下發縱指示聲居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
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
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
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立功同於
天地美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
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惟
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

自除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
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
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
騰波平地數尺帯方玄兎海途深測非萬乘所宜行踐
留京徑路非遠為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
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
垂省察太宗不納
蕭鈞為諫議大夫永徽初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

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紀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於常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

韓瑗為黄門侍郎永徽中高宗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瑗因奏事泣涕諫之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過愆即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為社稷大計無以臣愚

不垂採察帝不納瑗又上疏諫曰臣聞王者立后以作配天地比德日月並明則照臨四海如日月有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揀擇況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於黄帝妲已傾覆於殷王前史載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歎息不謂於今塵黷聖代今如不法後嗣何觀伏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世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

胥云臣見麋鹿遊於姑蘇臣今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匹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以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閒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姒氏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遂使皇統亡絶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李君球為蔚州刺史龍朔元年四月詔諸道總管率三十五軍川陸分途先覩高麗之釁高宗將親率六軍以繼之君球上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之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戶口減半國

用空虛至於末年方下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資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即兵威不足多發即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即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

征滅之不如不滅惟陛下裁斷疏奏不報

張文瓘為東臺侍郎龍朔三年蓬萊宮成百官奉賀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臣聞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搆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徐齊聃為西臺舍人咸亨元年三月勑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宫齊聃上䟽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惟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馳驅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氊裘之子入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盖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俄又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

孫有犯不合上延於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内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

劉思立為侍御史儀鳳二年四月詔以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桑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勑使撫巡人皆竦忭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逾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縁賑

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卻成煩擾又無驛之處求馬稱
難揀擇公私預須追集雨後農要特切常情暫廢須臾
即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勒數家從此相乘必恐滋甚且
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停不
行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正月王公以下及朝集
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勑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
上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

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
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别殿九部
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别所自
可備極恩施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不敢不奏
輕陳狂瞽願垂省察帝從之改向麟徳殿陳設至會日
群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
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錫無以奬勸之於是賜百段錦
綵

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元年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諫曰自古帝王莫不以登封告成為盛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矣但數年以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發天皇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方更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帝雖優容之竟不納其奏善感頗

涉經學時承平日久諫諍殆絶善感既進諫時人甚以此稱之

蘇良嗣爲荆州都督府長史高宗令宦官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囚之因上䟽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巳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䟽奏帝謂太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爲良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

朱敬則為右補闕初則天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長壽中既漸寧宴宜絶告密羅織之徒乃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寛大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

不返卒至土分此不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盻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至道諫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

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竭糟粕可棄二義尚此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畫露神道助直無罪

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兹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計不下席聽不出門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辭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察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

立章程下恬愉之詞流曠蕩之澤絶萋菲之牙角損姦險之鋒鋩塞羅織之蹊掃朋黨之迹使天下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

為帝王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别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且頃歲以來雖年穀頻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廵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宫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百僚皆以犯忤為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至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

之患以納君於至仁明君不患切直之言以垂名於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出勞人之詞則天下必以陛下為惜人力而知民苦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昧死上聞乞下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而天下幸甚

徐堅為萬年主簿則天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復之奏恐致虛枉也竊見比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

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荷悅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揀擇恐枉濫諸百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者願黜而退之則囹圄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郤芮作亂而郤缺登朝嵇康被刑而嵇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

湯陰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父子猶其如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貧賤實為深耻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懐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懐故姚璹之徒皆逢任委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為求微疵不弘大體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法刑戮緦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之外

不得輙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劉承慶為左拾遺證聖元年正月制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善天意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以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懐懼而内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商紂以雀生大烏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

亡之禍故災變之生將以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祇畏神心驚懼天誡飾身正是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成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膺三舍之壽高宗懲雉鼎之興而享百年之福此皆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通神美瑞嘉祥薦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大火損其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為

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其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燄妄起災宗廟燒宮觀自上而降所謂天火濫燄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為患是同王者舉措云為必關幽顯幽為天道顯為人事幽顯亦通天人理合今匠人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燒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即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火發既從廟主後及總章意將所云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宗佛教即

是津梁何假紺宫方從汲引既鮮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折木天誡已顯今者爇燬斯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人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群

僚理合競莊震悚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躭樂安然酺宴
又下人感荷聖德都變悚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悦但以
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
喜相争傷於情性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又古者
有火祭四墉即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夫火陽氣歡樂
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
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
史張鼎以為今旣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

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謟佞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晻昧王化無益萬幾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明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咎相仍斯實天人丁寧戒諭聖王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為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告之由無庆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無窮幸甚幸甚

丘愔前為魯王府功曹參軍延載元年檢校内史李昭德專權用事為朝野所惡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為殃魏冉誅𢒟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强國非無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朝野不聞有王張禄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遂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於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皆命中舉事無遺

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長機權然其雖有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誣憲章國家所賴者徽所妨者大南臺見勑自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悉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可將行方始別生駮易揚露專擅顯示外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慴氣

一切奏獻與奪事宜皆承旨意會附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為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侯兩族兼挫侯王二雛鋒鋭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則哲然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以龐萌可以託孤卒為戎首魏文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理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兼天下之重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絶朝野愛憎與奪

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掩蔽過厚臣聞蟻孔壞堤針芒瀉氣涓流不絶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伏願陛下殷鑒古先早爲裁抑無令禍大使至難除臣又聞之識刺近臣犯顔深諫明王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所望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昭德竟坐免

張說爲右補闕則天聖歴三年四月幸三陽宫避暑不

時還都詭上疏諫曰陛下以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愚陋恐非長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雒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有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環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有費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輳填城隘郭
併捶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
惸老疾流轉衢巷陛下作人之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
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
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
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
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
西二十餘里出入往來雜人甚多無墻垣扃禁内有榛

薮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
歷蒙密乘險巇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豫防顧
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
冦窺邊南有夷獠驕傲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
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化
修徳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慮億萬
斯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

阻盤遊之娛閒林池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替前歡末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盡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顧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納

劉知幾為懷州獲嘉主簿證聖元年表陳四事其一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人者大人之賊也竊以赦之為用復何益於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必求之政

術猶謂未克況乃時非變革代属清平而輙降彼謬恩

原茲罰罪者乎是以歴觀夏古兩漢舊事康衡儒學之

俊才吴漢瑯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惟願勿赦劉先

主亦常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

告亂理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王秀父子歳

歳赦有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

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上

賢仁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恵姦軌之徒上犯

天時下遠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竊惟皇家之受命也肇自攝政負圖之始迄乎維新革命之初赦宥之澤可謂多矣逮乎六合清宴兆民樂康而非常之恩猶未寢息近則一年再命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冦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假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

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使規求申請謁於吏部之曹納金帛於司刑之吏不即剖斷故致稽延推遷荏苒既霑恩宥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眚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効鷹鸇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蟊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効其功聞恩無以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臣望陛下遠

覽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孟費之談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兆人百姓有罪者無所逃刑理務當官負僣者無由免罰自當黎甿知禁姦宄肅清刑期勿刑罰一勸百與夫年年降赦歲歲承恩而遠犯相仍罪責不已較其優劣不可同年而語哉其二曰臣聞君不虛授臣不虛受授則無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此皆聖賢之達論君子之格言也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表賢愚甄善惡才有可紀則白衣登公用無所堪則

土牛不進惟漢代有賜爵一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澤每歲常行者也臣竊料皇家始自文明迄乎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内具僚九品已上每歳逢赦必賜階勲無功獲賞徼倖實為淡矣何者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其釐務當官尸素尤衆彌年歷紀竟無絲髮之功准例班隨屢獲丘山之施而曽無耻愧逾長貪叨每論設官途規求仕進而不希孝悌取達准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脱碧衣待一階方

披朱服遂乃先求笏帶預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勲一轉明朝享正陽觀多應賜級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已力受之者不以為慚報恩之績未聞知足之情安在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昇紆紫拖青瓴甋將瓊瑶並列懐金佩玉芝蘭與蕭艾連行不知何者為妍媸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已後稍節私恩使有善者愈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自當人皆匪

懈官盡奉公士林載清人倫有序矣其三曰臣昔見有唐御歷列職命官國多刓印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陛下臨朝践極頓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亦為甚矣至如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卽預朝流識不及於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咸聞翹楚之歌惟見伐檀之刺故都中有謗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四方流傳遂為口實臣聞漢明帝代公主有為

子求尚書郎者帝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不可覔不之許而多賜之金夫以國儀之尊一郎之賤猶尚慎其所舉不以假人況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曰臣聞漢宣帝云與朕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之刺史是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晋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部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之術既而日將月就

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百成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將廳事為逆旅以下車為傳舍或云來歲入貢多應改職或道今玆會計必是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用使百城千邑無聞康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望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庶弘共理之風以賛垂衣之化疏奏
帝並嘉其公直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三